

劇喜間人

惱苦的家明發

譯凱名高・著克扎尔巴



10

景場之活生省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發 明 家 的 苦 惱

著 者	巴 爾 扎 克
譯 者	高 名 凱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
刊 行 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再版

★ 有 版 權 ★

總 (24) 巴外 (10) (2001—4000)



巴爾扎克著 人間喜劇

十九世紀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高爾基曾稱之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導師」，和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是人類三座紀念碑」。恩格斯也稱「他是偉大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他的偉大的著作，是不斷的對於崩潰得不可救藥的高等社會的輓歌」。

巴爾扎克給他自己的小說起了一個總名，叫做「人間喜劇」包括五十多部小說，他又將它們分成五個場景：私人

生活之場景、外省生活之場景、巴黎生活之場景、政治生活之景場、軍旅生活之場景等；其中人物，上至王公貴族，學者政客，下至淫娃蕩婦，販夫走卒，應有盡有；其描寫範圍之廣，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第一。現「外省生活之場景」均已出齊，排印考究，裝幀精美，各書均附原版插圖多幅，極為名貴。

外省生活之場景

高名凱譯

杜爾的教士(獨身者三部作之一)	3.40	葛蘭德·歐琴妮	8.80
畢愛麗黛(獨身者三部作之二)	6.00	幽谷百合	12.00
單身漢的家事(獨身者三部作之三)	12.00	老小姐	5.80
兩詩人(幻滅之一)	6.00	古物陳列室	6.30
外省偉人在巴黎(幻滅之二)	14.00	米露埃·雨兒胥	11.50
發明家的苦惱(幻滅之三)	8.40	地區的才女 (附：聞人高雀酒)	11.00

★ 全十二冊 \$105.20

★ 合購特價一百元 ★

海燕書店刊行

人 間 喜 劇

發 明 家 的 苦 惱

(幻滅三部曲之三)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巴 爾 扎 克 著 · 高 名 凱 譯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 1949 ·

第二天，魯先簽了護照，買了一根金雀木的手杖，花了十蘇錢在地獄街廣場僱了一輛舊式的兩輪輕馬車，到郎儒姆去。第一個旅途的夜裏，他在距離阿爾巴莊二法里的一個農場的馬房裏睡覺過夜。當他到達奧黎島的時候，他已經覺得很疲憊，很倦乏了；可是，花了三佛郎，他就坐船下流到杜爾，在這行程中他也只花了兩佛郎的飯費。從杜爾到波瓦特爾，魯先走了五天的旱路。過了波瓦特爾的時候，他身中只剩下一百蘇。但是，爲着繼續他的路程起見，他就只好集結他所餘下的體力。有一次，當他覺得自己在夜裏失落在一個平原之中，決定要在那裏露宿一夜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輛四輪輕馬車在山溪的深處駛過山腹。他居然能够在馬夫、旅客和坐在車頂的僕人的不知不覺之中躲在後面兩包行李的中間，在可以避免行車的顛沛的姿勢下睡覺了。清早的時候，他被刺眼的陽光和一種聲音驚醒了。他認得這是孟斯勒小村落；十八個月之前，他就是在這裏帶着一顆滿充熱愛、希望和快樂的心等候着巴爾吉頓夫人。看見自己滿身的塵垢，在一羣好奇人和馬夫的中間，他懂得自

己一定要當人家的責罵的對象；他一脚跳了下來，預備說話，然而兩個旅客卻從車中跳了出來，打斷了他的話。他看見這是新任查蘭特州長 查特利伯爵和他的新夫人納格禮 柏里斯·路易絲。

『要是我們知道碰巧遇到這麼一位同伴的話！』伯爵夫人說。『上來跟我們在一塊兒罷，先生。』

魯先冷冷的向這一雙夫婦行禮，給他們投去一道又是謙卑又是逼刺的眼色，就在孟斯勒前面一條橫路上落荒走去，希望能夠走到一個可以吃到麵包和牛奶的農場去休息，去默思他的前途。他還有三個佛郎。滿身的發燒，這位羣芳集的作者跑了很長的時間，順着河流走下，一面研究着漸漸變成圖畫一般的地形的分布。將近中午的時候，他到達了一個地方，一派清水，圍着垂楊，形成一個湖沼。他站住了，欣賞了一下這新鮮而碧綠的小樹林，田野的韻致感動了他的心靈。一個接近河灣上所座落的磨坊的房子就在樹端上露出他那那飾有佛甲草的茅蓋。這個粗樸的房屋的正面所有的惟一的裝飾就是新生的茉莉，忍冬花和酢母花，房屋的四圍開放着無數的野禾花和最壯麗的茂盛植物的花朵。一個粗木樁撐住潮水漲溢的堤岸，在這木樁所留止的鋪石層的上面，他看見有許多張開曬太陽的漁網。一羣鴨子在磨坊那一邊兩個澎湃的水門之間的一窪清水中游泳着。在一張粗凳上，詩人看見一位肥胖的村婦在編織毛織物，在看視一位玩弄母雞的孩子。

『好太太，』魯先走向前說，『我太累了，我發燒了，我只有三個佛郎；您願意借給我黑麵包和牛奶，讓我在草梗上睡一星期嗎？我有時間給我家裏寫信，他們會給我寄錢來，或是到這裏來找我。』

『歡迎，歡迎，』她說，『只是，得在我的丈夫的同意——嘿！小傢伙！』

磨坊工人走了出來，他看了看魯先，就從嘴裏放下煙斗，對魯先說：

『三個佛郎，一星期還不如不給錢。』

『說不定我最後會當一位磨坊的夥計哩，』詩人欣賞這甘美的野景，在睡覺之前，就對自己這樣說。床是磨坊女人給他預備的，他在那裏睡覺的樣子簡直嚇壞了他的兩位主人。

『古爾多瓦，你去看看這位年青人到底是死的還是活的，他睡了十四個鐘頭了，我不敢到他那兒去，』第二天近午的時候，磨坊女人說。

『我相信，』磨坊工人一面展開漁網和打魚的器具，一面回答說，『我相信這位漂亮的孩子一定是一個扮演喜劇的戲子，一個銅子兒也沒有。』

『你怎麼知道呢，小傢伙？』磨坊女人說。

『好傢伙，他不是王子，不是大臣，不是議員，不是主教，為什麼他的兩隻手就雪白，得和什麼事也不做的人一樣呢？』

『真奇怪，肚子餓也還不醒，』剛給隔夜偶然到來的客人預備好飯的磨坊女人說，『一位扮演喜劇的人？』她接着說，『他要到那兒去呢？安古蓮的定期市場還沒有到時候哩。』

磨坊工人和他的妻子都不知道：雖然他並不是單單的伶人，王子或主教，然而他卻同時是王子，又是伶人，又是一個穿上司鐸大衣的人，似乎什麼也不幹而能够統治全人類的詩人，如果他知道描繪人類的話。

『他到底是誰呢？』古爾多瓦對他的妻子說。

『接待他有危險嗎？』磨坊女人問。

『嘿！盜賊比這個敏捷，我們早就應當被偷了，』磨坊工人接着說。

『我既不是王子，也不是賊，也不是主教，也不是戲子，』魯先悲慘的說，他突然的起來了，無疑的是從十字窗上聽到夫婦兩人的商議。『我是一位走累了的可憐的年青人，我是從巴黎步行到這裏來的。我名叫呂崩柏禮·魯先，我是湖姆藥商步斯特爾的前輩查爾登先生的兒子。我的姊姊是安古蓮城桑林場的一個印刷家施且爾·大衛的妻子。』

『等等！』磨坊工人說。『這位印刷家不是那位經營馬爾薩克土地的老滑頭的兒子嗎？』

『正是他，』魯先回答說。

『一個壞父親，您聽！』古爾多瓦接着說。『人家說他把兒子褲裏的東西都賣掉了，他有了不只三十萬佛郎的財產，還沒有算他所得到的私蓄。』

當靈魂和肉體在長時期的苦鬥中破壞了的時候，隨着過度用力的時刻而來的不是死亡就是類似死亡

的萎靡，不過這時候，生來能够抵抗的人往往會重新拿起他們的力量。當魯先泛泛的聽到他的姊夫施且爾·大衛有一個悲慘的消息的時候，他在這危機中幾幾乎像是死去了。

「噢！我的姊姊！」他叫了起來，「我做了些什麼呢，天哪？我是一個無恥的人。」

然後，他就讓自己倒在一張木凳子上，和臨死的人一樣的慘白和萎弱；磨坊女人趕緊給他端來一大碗牛奶，逼着他吃下；但是，他卻請求磨坊工人把他扶到床上去，請求磨坊工人寬恕他在這裏死去，讓主人麻煩，因為他相信他的末日到來了。幻想到死，這位溫雅的詩人就有了宗教的思想；他想看看本堂的教士，來懺悔，來接受聖禮。這個美貌而聰明的孩子嘴中所發出的微弱的怨恨大大的感動了古爾多瓦夫人。

「我說，小傢伙，你騎上馬，去找馬爾薩克的醫生馬郎先生去罷；他可以看出這位年青人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看他有大病，你也可以同時請本堂的教士來。說不定他們知道更清楚桑林場這位印刷家到底出了什麼岔子，因為步斯特爾是馬郎先生的女婿。」

古爾多瓦出去了，磨坊女人和一切鄉下人一樣，深信疾病需要吃東西，她就給魯先東西吃。魯先讓人家排佈，自己墮在強烈的悔改中，這悔改卻用道德的藥劑所產生的誘導把他從頹唐中拯救了起來。

古爾多瓦的磨坊是在馬爾薩克縣城一法里遠的地方，位在孟斯勒和安古連的半路之上；所以，這位勇敢的磨坊工人馬上就把醫生和教士請來。這兩位人曾經聽見人家談過魯先和巴爾吉頓夫人的關係，因為這時

候全查爾特省的人都在談論巴爾吉頓夫人的結婚和她跟新任州長查特利伯爵一同回到安古連的消息，醫生和教士知道魯先在磨坊工人家裏，就起了一個極大的欲望，要知道巴爾吉頓夫人跟這位青年詩人逃去而又和他結婚的理由，要知道他是不是回到家鄉來救助他的姊夫施且爾·大衛。好奇心和人道的思想，一切的一切都聯合在一起，使人馬上對這位垂死的詩人加以援助。所以，古爾多瓦去了兩個鐘頭，魯先就聽見在磨坊的鋪石層的上邊響着鄉下醫生的破馬車的爛鐵的聲音。兩位馬郎先生不久就來了，因為醫生是教士的姪兒。這時候魯先就見到這些和施且爾·大衛的父親有關係的人；他們和大衛父親的關聯就好像出產葡萄的小鎮上的隣居們所有的關係一樣。醫生診視了這位垂死的人，摸了脈搏，查了舌頭之後，他就微微的笑着，瞧着磨坊的女人，他的態度可以打消一切的憂慮。

「古爾多瓦夫人，」他說，「我相信，如果您地窖裏還有一些好酒，如果您的池沼裏還有些鰻魚的話，您就拿來給您的病人吃罷，他沒有別的毛病，只是疲勞而已。吃了之後，我們的偉人就會馬上站起來的。」

「啊！先生，」魯先說，「我的病不是身病，而是心病，這些好人給我說了一句可以殺死我的話，他們告訴我在我的姊姊施且爾·大衛夫人家裏發生了慘劇！我用上帝的名義來說，依據古爾多瓦夫人的話，您曾把女人嫁給步斯特爾，您應當知道一些施且爾·大衛的事情罷？」

「他好像是坐了監牢了，」醫生回答說：「他的父親不肯救他……」

『半監牢』魯先接着說，『爲什麼呢？』

『可不就是因爲巴黎來的匯票嗎！他一定忘記了，因爲他不大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馬郎先生回答說。『我請你們讓我和教士先生在這裏說幾句話，』詩人說，他的姿態起了極大的變化。

醫生、磨坊工人和他的妻子都出去了。當魯先看見只有自己一個人和老教士在一起的時候，他就叫着說：『我覺得死已經到來了，我是該死的，先生，我是一個極大的可憐蟲，我只有投進宗教的懷抱裏。先生，我是殺害我的姊姊和我的哥哥（因爲大衛實在可以說是我的親哥哥，）的劊子手！我假造了大衛不能夠付錢的期票……我毀了他了。在我極端窮困的時候，我忘記了這個罪惡。關於這些期票的追究是由一位百萬富翁的干涉才告無事的，我以爲他已經付清了；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

然後，魯先又述了他的不幸。當他完成這首配得稱爲詩人所做的詩，這個狂熱的敘述的時候，他就請求本堂的教士到安古蓮去問問他的姊姊愛薇和他的母親奎爾登夫人這事實的真相，希望能夠知道到底是不是還有補救的辦法。

『一直等到您回來的時候，我還能活着，』他滿面熱淚的說。『如果我的母親，我的姊姊和大衛並不推我出去的話，我就不會死的。』

巴黎人的流利的話語，這嚇人的懺悔的眼淚，這位慘白而憂愁的半死的美青年，這超過人類力量的不幸

的敘述，這一切都引起本堂教士的憐憫和興味。

「在外省正如在巴黎一樣，先生，」他回答說，「千萬不要相信人家所說的話的一半；不要因為聽了一句謠言就嚇壞了，這謠言雖然只是在安古蓮的三法里的路程，然而卻說不定是錯誤的。我們的隣居老施且爾已經離開馬爾薩克幾天了；所以，說不定他已經在想辦法和解他的兒子的事情。我就到安古蓮去，再回來告訴您到底您能够不能够回到您的家裏去，認錯和懺悔可以幫助我給您家裏人替您辯護。」

本堂教士並不知道十八個月以來魯先曾經懺悔過不止一次，而且不論他的懺悔如何強烈，他的價值也只是和演戲的價值一樣，而且又是誠懇的在扮演這齣戲！教士去了，醫生接着就來。知道在病人身中只有一個已經沒有危險的神經的錯亂，這位姪兒也就和他的叔父一樣安慰他，最後就使病人恢復了。

認識本鄉和本地的習慣的本堂教士就到達了孟斯勒，從呂非克到安古蓮去的車不會太晚經過這裏，他就在車裏佔了一個位置。老教士心裏想要在他的姪孫女塔湖姆的藥商步斯特爾處得到關於施且爾·大衛的消息。步斯特爾以前曾經因為愛薇而當大衛的情敵。看了這位小藥商那樣小心的扶着老人家走下從呂非克到安古蓮的可怕的劣車，最鈍笨的旁觀者也會猜透步斯特爾夫婦正想用他們的歡迎來計算他的承繼。

「您吃過飯了嗎？您要些東西吃嗎？我們一點兒也沒有想到您會來，我們太高興的驚愕了。」

於是，一時之間就有一千個的問題。步斯特爾夫人是前生注定來當一位湖姆的藥師的妻子。和短小的步

斯特爾有同樣的身材，她的臉孔是一位生長田野的少女的紅臉孔；她的舉止是平常的，她的美麗存在於她的鮮艷之中。她那種栽在額頭很低的部分的豬色的頭髮，她那種和刻在圓臉孔的紋路上的簡單的性格相適應的態度和談吐，她那差不多是黃色的眼睛，她的一切都可以告訴我們她是爲着財富的希望而出嫁的。所以，一年的結婚之後，她就能够命令別人了，她就好像整個的變成斯特的的女主人了，斯特的太高興能够得到這位女承繼人爲妻。斯特的·黎昂尼夫人（本姓馬郎）養育一位男孩子，這孩子是老教士、醫生和斯特的所疼愛的，他是一位肖似父母的頑皮的孩子。

「好罷，爺爺，您什麼也不吃，您一來就說要走，」黎昂尼說，「那末，您來安古蓮辦什麼事呢？」

當這位尊嚴的傳道者說出愛薇和施且爾·大衛的名字之後，斯特的不禁紅了臉，黎昂尼就對這位短小的男人投去一道妒忌的眼色，這是一位完全操縱丈夫的女人沒有忘記爲過去，爲將來而不得不表達出來的妒忌。

「爺爺，這些人跟您做些什麼事，讓您這樣的管他們的閒事呢？」黎昂尼憤懣的說，她的酸味可以看得見。『他們是不幸的人，女孩子，』本堂教士回答說，他給斯特的描寫魯先在古爾多瓦家裏的情況。

「啊！他就從巴黎這個樣子的回來嗎？」斯特的叫了起來。『可憐的孩子！他總算是一位聰明人，然而他卻有野心，他出去找聲望，卻連禾稈都沒有帶回來。但是，他要回來這裏做什麼呢？他的姊姊太窮苦了，因爲一切

的天才，這大衛和這魯先，他們都不會做買賣。我們已經在法院說過他，我也用鑑定人的資格在他的判決書上簽過我的名字……這真使我苦痛！我不知道到底魯先可以不可以在目前的情況下回到他的姊姊家裏來；但是，無論如何，以前他在這裏所住的房子還是空的，我也願意讓他住。」

「好，步斯特爾，」教士說着，給睡在藜昂尼懷中的小孩接了吻，然後就戴上三角帽，預備走。

「您一定得跟我們一塊兒吃晚飯，叔爺爺，」步斯特爾夫人說，「因為，如果您要弄清楚這個孩子的事情的話，您不能夠馬上就辦完。我的丈夫可以用他的小車和他的小馬送您回來。」

這兩位夫婦看着他們的叔叔到安古蓮去。

「他這樣的年紀身體還這樣的健康，」藥商說。

當這位老教士走上安古蓮的堡壘的時候，我們無妨解釋一下他所要插足的這些事情的牽聯。

魯先動身到巴黎去之後，一天晚上，當他和愛薇一塊兒坐在查蘭特河畔的開上，愛薇給他獻過她的手和她的心的時候，這位有畫家所畫的使徒的伴侶所有的勇氣和智慧，鐵牛施且爾·大衛就下了決心，要實現他所願望的巨大的快速的幸運。讓他的妻子能夠生活在漂亮而華麗的社會中，用他的手力來扶持他的弟弟的野心，這是用奮發的文字寫在眼前的程序。新聞紙，政治，書店和文學的巨大的發展，科學的進步，討論國家的一切利益的傾向，復辟之後所產生的一切的社會運動，這些都使紙的產量，和革命初期烏夫拉爾用同樣的動

機所經營的紙量來比較，差不多有十倍的增加。但是一八二一年法蘭西的製紙廠已經很多了，人家不能夠希望整個的獨佔，好像烏夫拉爾一樣，在壟斷他們的生產之後，來佔有一切的主要工廠。並且，大衛既沒有這胆量也沒有這資本來實行這種投機的事業。這時候，製造一切長紙的機器已經在英吉利應用了。所以，沒有什麼東西會比適應紙業對於法蘭西文化的需求更爲必要，這法蘭西文化正在開始發展一切的討論，休息在一個個人的思想的永久的表現上，這實在是一個不幸，因爲好作空論的民族不大會實踐，所以，奇怪的事情！當魯先走進新聞界的大機器的漩渦中，冒險去把他的名譽，他的智力在那裏切成片段的時候，施且爾·大衛就在他的印刷所的深處研究定期出刊物的運動所生的物質上的結果。他要使手段和結果相調和，這結果而且是時代的精神所趨向的地方。他看準要在賤價製造紙張中去尋找財富，實際的環境也確證他的預見。最後十五年之間，管理請求發給發明證的機關差不多收到了一百件所謂製紙的原料的發明。大衛覺得這種發現的用途的確切和所能得到的利益的重要，他就在妻弟到巴黎去之後特別專心於他所要解決的問題。因爲結婚的費用和支持魯先到巴黎去的旅費消耗了他的一切的財源，他就在結婚的初期看到自己的極大的窮困。他留下一千佛郎，作爲印刷所的必要的費用，又短了藥商步斯特爾一張同樣數目的期票。所以，在這位深刻的思想家看來，問題是雙重的：必得發明一種賤價的紙張，同時還得立刻的發明出來；總之，必得利用這發明所得到的利益來應付家庭上和生意上的需要。於是，一個能够搖動隱蔽的赤貧，沒有麵包的家庭的景況，像印刷業這樣的

小心的職業的日常需要所引起的殘酷的工作的腦袋就在不可知的範圍中奔跑着，用學者的熱誠和瘋狂去追求一天比一天減除最大的細心的研究的祕密；這個腦袋得用什麼話來形容呢？啊！我們將要看出，發明家還得支持不少其他的苦痛哩，還沒有算到羣衆的無情，開蕩而無能的羣衆對於一位天才的意見是這樣的：『他生來就命裏注定當發明家，他做不了別的事。我們不必因爲了解他的發明而覺得高興，更不必了解他在了解一位生爲王子的人之上，他施行自然的功！何況他已經在他的工作本身裏找到他的報酬哩。』

結婚使一位少女發生精神和身體上的深刻的變化；但是，在中產階級的結婚條件之下，她應當更加研究新的利益，學習管理事務；從這裏，她得觀察，而不必舉動，她得留在這種局面之下。不幸，大衛對於妻子的愛情延遲了她的教育，他不敢對她解說事情的狀況，不但結婚的次日，就是更後的日子，也不敢說。雖然父親的吝嗇責罰他，使他陷入極大的窮苦裏，他也不能夠用職業上的悲慘的學藝和一位商人的妻子所應有的教導來決定取消他的蜜月。所以，他所剩下的惟一的一千佛郎大部分都花費在家用之上，不是花費在工場裏邊。無憂無慮的生活和妻子的無知無識一共經歷了四個月。大衛給步斯特爾簽定的期票到期了，然而家裏卻沒有錢，這債務的原因是愛薇所知道的，所以，她就犧牲她的珠寶和銀器來償清這筆債。就在付還這債務的當天夜裏，愛薇要求大衛對她談些事業上的事情，因爲她已經注意到他對印刷業的荒廢，從事於不久之前剛對她說過的那種問題的研究。結婚的第二個月之後，大衛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製造塗墨圓柱的那間深院的側屋裏度日子。